

从“看别人”到“见自己”

年轻人喜欢电影里的“中国味”

本报记者 苗 春

首都经贸大学大二学生康嘉木翻看近年自己的电影票根发现：与以往他收藏外国大片和日韩文艺片居多不同，近一段时间以来，国产片票根已占多数，“并不是出于刻意的支持，而是因为国产电影变得更丰富、更成熟了。”他说。

康嘉木的票根不是个例。许多人朋友圈里晒出的票根也在变：《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到龙餐馆》……配文也越来越走心：“后劲太大”“笑着笑着就沉默了”“二刷，带爸妈去的”。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票房约119亿元，档期票房前五中，国产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到龙餐馆》和《给阿嬷的情书》占据四席。

这个变化，和当下年轻人正在经历的文化心态转变有关。

从“他者叙事”到中国视角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电影主流的讲述逻辑往往由好莱坞主导，拯救世界的是美国英雄。在一些海外电影中，中国常被简化为唐人街、灯笼、功夫等视觉标签。对年轻观众而言，这些“别人的故事”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但与自身生活经验的距离始终存在。

近年来的国产电影则更多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观察世界，也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出发讲述故事。

《欢迎来到龙餐馆》导演文牧野与在海外开饭馆并亲历战乱的中国人深度交流后，决定用“纯粹的中国视角”讲述一个去海外打拼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中东战乱背景下，中国厨师徐福支起灶台、颠勺炒菜，用一桌家常菜守护战乱中的孤儿。文牧野说，战争中或许有太多无解的问题，人们也无法选择身处的环境，“但可以选择一件事——好好吃饭”。

《功夫女足》视角聚焦普通女孩，讲述女足“娥眉队”逆袭征战的故事，传递女性彼此扶持、突破困境的力量。导演周帅在路演中表示，“娥眉队”是中国风骨的具象载体，“如水”的哲学贯穿始终。从25年前的《少林足球》到今天的《功夫女足》，他心中这团火从未熄灭。

《万里归途》把镜头对准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导演饶晓志最想探究的是一个没有“武力值”的外交人员凭什么把同胞从战乱国度带回来，答案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韧劲和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尹一伊分析认为，《欢迎来到龙餐馆》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过去中国观众从好莱坞战争片里获取的是反战、和平等抽象概念，缺乏在地的、具体的情感经验。《欢迎来到龙餐馆》把镜头对准战争环境中具体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落脚在“民以食为天”这一中国文化底色，在人类共同价



CMG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



图①：《欢迎来到龙餐馆》海报。
图②：《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图③：《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
图④：《八仙！》海报。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值表达中形成了中国电影叙事方式。她认为，近年来国产电影一直在探索中国精神的表达，例如《流浪地球》通过“移山计划”尝试探讨中国式太空问题的“解决方案”，《流浪山小妖怪》以“反英雄套路”书写平凡人的坚韧和闪光点……国产电影让故事、情感和价值传递与时代需求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从视觉标签到情感共鸣

什么样的电影最能让年轻人买单？翻看票房榜单，答案逐渐清晰：那些不只让他们看见中国元素，更能让他们产生情感共鸣的故事。

《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导演饺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电影创作的“一座巨大的宝藏”，他和团队“把传统IP的价值提炼出来，结合当下的时代精神，重新创作出一个大家真正相信的故事”。从第一部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到第二部的“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哪吒的成长轨迹从个人抗争走向守护苍生，不是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追求正义、敢于担当。《哪吒之魔童闹海》主创曾表示，高难度视效镜头起初找了国外顶级

工作室，做出来却不达预期，“国外的风格手法不适合我们的内容和审美，中华文化的审美风范还是要自己打造”。

《八仙！》导演牟正洋是个90后，影片主要在四川制作完成，铁拐李说四川味普通话，八仙夜宵涮火锅，道观古树参考青城山千年银杏。牟正洋研究发现，八仙不是天行列仙班的完人，而是历史上民间筛选出来的凡人代表。他褪去神仙滤镜，聚焦他们成仙前的凡人岁月，突出“烟火气非常重的一群人”。影片“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道义力量，比神仙法术更打动年轻人。

《给阿嬷的情书》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讲述中国人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这部潮汕方言片让不少北方观众也泪流满面。尹一伊分析认为，80后、90后更多在真实的地缘、亲缘环境中长大，而00后是数字世界的原住民，某种程度上，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与身边人和事建立连接的能力有所不足。《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手写信提供的情感确认感、对忠贞爱情和真挚感情的表达，恰好回应了数字时代年轻人的情感需求。

尹一伊说，创作者在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基础上讲好故事——清楚自己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讲故事，中国文化内核和母题自然会呈现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在创作者和观众的文化基因里”。在她看来，当下全球观影文化都在经历转向，从感官需求转向情感需求。大场面和特效带来的爽感刺激，已在一定程度上被短视频等新媒体内容满足，如今人们走进电影院，想要的是更深层的文化情感。比如今年美国电影市场上，小成本惊悚片《痴迷》成为票房黑马之一，说明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正在变化。“全世界都在寻找电影创作的新语法，这对中国电影是很好的机会”。她认为，《给阿嬷的情书》为此提供了本土化答案：表达最

真诚、最在地的人物和故事，和具体的观众建立连接。

作为观众，康嘉木也有同样的感受。现在不少国产电影对中国人情感方式和处世逻辑的表现令他印象深刻，“《欢迎来到龙餐馆》里那种在困境中仍要把日子过下去的韧劲和中国人的情义，比拯救世界的个体英雄更让我有共鸣，这种‘中国味’是外国电影拍不出来的。”

从一张票根到一场嘉年华

不止于一场电影，如今，电影正在走出放映厅，进入更广阔的日常空间，成为一种多元生活方式。

CMG电影文化嘉年华提供了生动样本。从春天的浙江宁波，到盛夏的湖北武汉，再到初秋的天津海河之滨，活动将非遗市集、电影主题打卡、露天放映、新片路演与城市文旅结合，走出影院，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负责人崔狄介绍，举办这个系列活动的初衷是“以电影为媒，将传统文化延伸到市井街头与城市公共空间”，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烟火，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

崔狄观察到，年轻人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天津专场《欢迎来到龙餐馆》甩面体验区，年轻人自发拍短视频形成二次传播；他们在非遗文创与电影IP结合的摊位前排起长队；露天放映时，他们在星空下与同好共享光影。“这种跨业态的文化浸润，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更为具体可感，更能培育文化自信与自信。”

尹一伊表示，以前看电影是年轻人社交、出街时很自然的日常活动，现在一次性观影变得越来越仪式化，人们需要特别的理由才会走进影院。“电影+”除了行业转型，也在日常生活看电影重新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年轻观众参与性极强，对互动体验和仪式感需求很高，如何让电影既融入市井生活又同时保持艺术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是下一步的关键课题。”

康嘉木和他的朋友们十分乐于参加电影IP线下举办的市集、露天放映及非遗体验活动。在他看来，文化自信是阅片足够多之后，依然能够从国产片中发现独特且成熟的表达，愿意欣赏也敢于批评，“我们对国产电影抱有更高期待。”

日前，张艺谋在署名文章《年轻人是中国电影的未來》中写道：“唯有年轻人才是中国电影的未來。”他认为，艺术创作必须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要善于发现时代进程中的点点滴滴，展现大时代下的个人命运，观众才爱看。

从1905年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袁牧之、吴印咸等前辈在战火中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再到今天饺子、牟正洋、文牧野等新生力量自信从容地参与全球叙事，中国电影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今天，年轻观众主动为本土原创故事喝彩，也让这条路更加清晰：踏踏实实挖掘中华文化底蕴，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年轻人在光影中看到的远不只是一段传奇，更是熟悉的生活、共同的情感以及中华文化在当代的鲜活表达。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为“中国味”、为中华文化打call，才刚刚开始。



才艺表演，充分展现了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朝气。

活动期间，小选手们还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进行了集观影、配音、研学、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电影文化之旅。小选手们跟随专业讲解回溯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在珍贵藏品前驻足细看，通过实物与影像了解到中国电影一路走来的历史脉络。他们还集体走进IMAX GT影院，沉浸式感受前沿电影技术带来的视听震撼。



樊再轩在修复壁画。受访者供图

“南方湿度高，且这些壁画在地下，如何修复，需要我们好好钻研。”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办公室，刚从江苏南京回来的“壁画医生”樊再轩，给同事们介绍最近的新课题。

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壁画修复总会碰到新情况。在40多年的修复实践里，樊再轩潜心钻研，从普通学徒成长为行业技术带头人。

“找到对症下药的‘处方’”

自1981年入职，樊再轩就一直扎根壁画修复领域。起甲、空鼓、脱落、酥碱、生物损害……几十年修复实践，樊再轩几乎碰到了所有类型的壁画病害，它们分布的位置、面积各有不同。“我们做的，就是在面对不同‘顽疾’时，找到对症下药的‘处方’。”

其中，攻克酥碱病害的经历，让樊再轩至今难忘。因处理棘手，酥碱病害被称为“壁画癌症”，仅在莫高窟，就有710平方米的壁画面临酥碱病害的威胁。

壁画从里到外，有支撑体（崖体岩体）、地仗层（壁画泥层）、颜料层。从地仗层到壁画表面颜料层，含有大量可溶盐，当空气湿度增加，可溶盐潮解；当空气干燥，可溶盐重新结晶。这样反反复复，会导致壁画脱落。“膨胀又收缩，反复多次，壁画就又掉了。”樊再轩说。

可溶盐是“罪魁祸首”，如何把它从壁画中“拿”出来？樊再轩团队进行湿度模拟实验，最终发现67%的环境相对湿度是壁画内可溶盐潮解的临界点，也就是触发其移动的“开关”。他们尝试在低温蒸汽环境下，将壁画中的可溶盐潮解为液体状态，把盐分从壁画地仗中“吸”出来。

“吸水吸盐的速度要快、量要大，不能与壁画的颜料、胶结材料和地仗层中的成分产生任何化学反应，还要轻薄，便于操作。”反复测试上百种材料后，他们终于筛选出一种吸附材料，由无纺布、木浆、淀粉接枝聚丙烯酰胺树脂等组成，吸附能力强，脱盐效果好。

历时8年，团队研究出酥碱病害的机理，拿出了科学可行的修复方案，至今，已修复了莫高窟500多平方米出现酥碱病害的壁画。

经过团队努力，攻克“顽疾”的一张张“处方”便在实践中显现出来——解决烟熏病害，樊再轩团队筛选出一组含有表面活性剂的复合型材料，只溶解烟熏层里的油烟，不损害壁画；修复空鼓壁画，樊再轩团队找到一种重量轻、流动性好、干燥时间短的灌浆材料，注射进空鼓部位……归纳实践经验，樊再轩编撰出30多份专项修复方案，还作为第一完成人编制了多项工艺规范。

“把经验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既能保留前辈们的优秀经验做法，也为之后更多壁画修复提供指导、参考。”樊再轩说。

“动手修壁画，动脑勤思考”

“风从三危山方向吹来，九层楼上的铜铃声沿着峭壁弥散，清脆灵动。”樊再轩记得刚到莫高窟时，第96窟楼阁带给他的印象。

1981年，20岁的樊再轩报考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之前听说过敦煌，但没来过，心里充满了向往。”樊再轩说，“来敦煌，像是一种缘分。”入职后，樊再轩和同事经历了半年多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对莫高窟的认识，“我爱动手，理工科知识储备也相对较多。”樊再轩一边学一边思考，最后决定到保护研究室工作。这次选择，成就他一生的事业。

莫高窟经过历代修建，形成规模巨大的洞窟群，这些洞窟群历经千余年，很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人为、自然损害，完成“抢救性”修复，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当时加上我和新入职的同事，保护研究室不到10人。”樊再轩说。

人手短缺，樊再轩需要又快又好地“人行”。一开始，在壁画颜料、修复材料的化学成分等方面，他似懂非懂，便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结合前辈们传授的艺术、历史、考古知识，他心里逐渐有了谱。

有了基础知识铺路，樊再轩在段修业、李最雄等文物修复老前辈指导下，拿起了修复刀。“动手修壁画，动脑勤思考，学习不能停。”樊再轩仍记得，他跟着前辈们进洞窟，看着壁画上一处处“伤痕”，除了上手修复，前辈们还指导他分析病害产生的原因机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樊再轩坚守文物保护修复一线

四十余年面『壁』，抚平壁画『伤痕』

本报记者 宋朝军

“为文物做长远打算”

敦煌地处沙漠戈壁，有时莫高窟外地面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但洞窟里也不过十几摄氏度。

戴川正带着20多名研究人员从洞窟里出来。10多年来，戴川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作为樊再轩的同事和学生，戴川加入壁画修复这行，离不开樊再轩的指导。

2014年戴川大学毕业，入职敦煌研究院。从那时起，他听到了樊再轩壁画修复的故事，这让文物保护专业出身的戴川深受鼓舞。

“既要保持谨慎态度，对文物有敬畏；也要有长期性综合判断，为文物做长远打算。”加入樊再轩团队的10多年里，戴川感受颇深，“樊老师不只是教授技术，更向我们传递了文物保护的科学观念。”从抢救性保护到科技保护、预防性保护，樊再轩见证了莫高窟壁画保护的发展历程，也让他明白传技于人的重要性。现在，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经从当时的不到10人，扩展为由历史、化学、地质、地理、土木、建筑、生物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40余人专业队伍。

40多年里，樊再轩所在的保护团队曾参与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西藏布达拉宫、山西云冈石窟等修复工作，在新的修复实践中总结新经验。

樊再轩仍然记得，在西藏参与布达拉宫部分壁画修复时，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敦煌莫高窟的海拔在1300米左右，而布达拉宫海拔超过3700米，两地壁画在制作时采用的工艺也有很大不同。同时，布达拉宫壁画的地仗层是一种半土半石头的“阿嘎土”，很脆很硬，遇水易塌。为此，樊再轩和他所在的保护团队泡在实验室里，模拟出布达拉宫的壁画，筛选修复材料、灌浆加固材料，最终完成修复。

现在，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设立在敦煌研究院，樊再轩为全国地方文博单位培养了300余名壁画修复技术人员。即使已经退休，他仍主动坚守在文物壁画修复第一线。“当前古代壁画研究当中，还有一些病害或难题未解决，在团队一代代人努力下，我们要让敦煌之美一直延续。”樊再轩说。